

則壇置之之野荒民散則削地其之負固險阻不服

則侵其地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逐弑其君則殘之

犯令上命陵政陵茂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代有罪若

大師謂王自則掌其戒令臨也大卜卜出軍帥執事

洫殺牲以主謂遷廟及軍器及致建太常太常比

也教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

則左執律聽軍右秉鉞致殺以先愷兵樂樂獻于社

若師不功無功則厭厭而奉主車

小司馬之職掌

鄭玄曰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 與司馬 行司馬

臣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

掌不悉備而軍與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

闕其職掌蓋先王以為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

成其乖爭之習所以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

為慮微也我

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

團營之設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威有翼敬共與供武之服事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臣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爲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矣。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鄰兵

臣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置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

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沓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爲宰相之屬至我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於上蓋專前代樞府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

三省分班稟奏事于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駟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
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
事西府掌武事

臣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
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密院
與中書對立止如叅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
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僉書又
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
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爲二必置一司如是之

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

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
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
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
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
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
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

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變也。

臣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一歸於兵部焉。

器械之利上

書禹貢荊州厥貢。柎幹。栝柏。礪砥。砮丹。雉。齒。籥。箛。箛。蔡沈曰。純木似檮而可為弓幹。砮者。申矢鏃之用。籥。箛。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為矢。

臣按魯語。肅慎貢楛矢石砮。註。砮。鏃也。蓋肅慎氏之矢。以楛木為筈。以石為鏃也。由是以觀。則木亦可以為筈。不但竹也。石亦可以為鏃。不但鐵也。

費誓曰。善穀也。乃甲冑敵也。乃干也。無敢不弔也。音的精。備具也。乃弓矢鍛也。乃戈矛礪也。乃鋒刃無敢不善。

孔穎達曰。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鍪也。經典皆言甲冑。秦漢以來。始有鍪。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鍪。蓋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也。穀謂

穿徹之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爲飾。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五十矢爲束，臨戰則用五十矢爲束。藁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鄭玄曰：箭幹謂之藁。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藁人。
臣按：秋官職金，凡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可見

周之弓弩矢箠皆造於官，其費用之工本皆受于職金，不取於民也。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按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之於盜賊之任器賄物，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

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記曰函包人為甲犀甲七屬謂上旅下旅兕甲

兕皮為之六屬合甲五屬犀犀皮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

年合則華裏肉取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謂

者之然後制裁革皮權知其輕重其上腰以旅札葉也一

與其下腰以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謂圍之凡

甲鍛鍛革不擊謂至則不堅已敝謂革則撓曲也凡察

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憲小孔也眡其裏欲其易無

也眡其朕謂革欲其直也橐衣藏之欲其約也舉

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謂如也眡其鑽空

而憲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其材更也。眡其朕而直

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光耀也

衣之無斷則變隨人身也。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

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

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

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絲寒

奠讀為體冰析澇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讀

洽夏治筋則不煩亂也秋合三材則合堅密寒奠體則

洽也。

張不流猶移也冰析澗則審猶定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

事謂暮年乃可用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謂三分第矢第當參分一在前二

在後兵矢田矢五分謂分之二二在前三在後殺當作

矢七分分之二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

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矢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

猶正也其陰陽浮之於水以夾其陰陽以設其比箭括

處也夾夾之使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居丑

羽三分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鏃

謂箭之足入橐中者十之重三皖量前弱則俛似後弱則翔回

中弱則紆曲也中強則揚飛也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旁掉也

是故夾以指而搖動也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弱其

之以眡其鴻鴻節殺之稱也凡相擇也筈欲生謂無而

搏謂圍也同搏欲重同搏欲其同重節欲疏同重欲其

同疏欲稟同疏欲其稟稟而堅

桃氏爲劍臘謂兩刃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

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賈公彥曰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劍春中高兩

面趨鏑鏑卽鋒也莖納於夾在夾人所握中者圍

二寸半長五寸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兵曹

臣按釋名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蓋防身之器。司劍之官而謂之桃氏。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之為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廬人為廬器

戈二秘也

六尺有六寸

如杖無刃

長尋

八尺

有四尺車戟

三刃常

倍尋

酋

酋之為言就也

矛

句

常有四尺夷

夷之為言傷也

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

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欲飢且涉山川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臣

按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受擊兵也。

如杖而無刃。矛句兵也。上銳而旁句。酋矛夷矛

特因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

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

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長為主而就之。故曰

酋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

為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見於

周禮者五兵。註五兵。戈。受戟。酋矛。夷矛也。說者

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

矢焉。五兵之外有劍。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於

刺而受用以擊矛用以句其矛之謂夷者意卽
詩小戎之公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叉然則
又不專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車戰之時敵遠
則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施戟以
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
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與步其制兵之法亦惟
以步爲主

今制五十軍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
無古之所謂戈戟受矛與弩者弩僅見用於廣
右之獯獯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卽古人之矛

遺製也請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講求其故加
用弩與矛二器以爲兵用而仍下湖廣二藩選
其精於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習若夫受之
爲受畧如今俗所謂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備
此一器以擊虜馬之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札
刀也考古之受長丈二而無刃禮書作八觚形
蓋八稜也古人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軍
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稜今宜於
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四稜或
加鐵於稜中云

翰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臣按天文志云紫觜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鄭氏所謂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考史陳球守零陵製爲飛矛者其形之大如矛歟今火藥有火箭若倣漢人飛矛之法而傳以今之火藥使之射遠而流行是亦驚敵之一具也

器械之利下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箇置戈其上

鞬

與

帶劍

羸

三日之糧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負矢而置戈其上是蓋長短之兵兼用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又曰弓矢禦句受矛守句戈戟助句凡五兵五常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者戰則強見物與俾是謂兩之

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

註曰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赤莖白羽以銅爲首

臣按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參連云者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考吳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亦云弩射以參連爲奇誠能以古參連法教士卒使當矢石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萬之圍所謂大黃卽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

其錢六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臣按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註謂此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則前此邊郡各有庫庫有令以掌兵器舊矣然地理志於南陽郡宛下註有工官鐵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內地亦有之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臣按漢志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則是時旣立武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其後光

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其制蓋始於此也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臣

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駟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

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爲之而工官與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郡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爲之也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爲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歟

鼂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筍

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寸弩持滿，抱弩負簡，盛前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

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劍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旣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武帝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爲圍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間也。大黃其

大者也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臣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角弓弩三木單弩四大木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遠弩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單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漸遠今世官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用者惟廣右猺獞用之然其弩不可施於騎。始古所謂擘張者歟。灸穀子曰夷牟製角弩馬上用之則是角弓弩乃可用於騎者今不得其製然

朝廷萬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臣按魏氏春秋云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蓋有此弩至亮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耽節度四川爲

大旛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詳鴻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為摧山弩即孔明所謂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

虞詡為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并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虞詡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即俗所謂攢射也

也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

臣按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為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為戊巳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

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傅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縷卽死。比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浦城豈非沍寒之地耶？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爲監領，領弩甲二坊。

臣按此唐人造軍器之所。臣愚以爲今每隊之

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玄宗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臣按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守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逼衝制突者，非勢不克。

馬燧爲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依。

便於進趨

臣按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爲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
朱帛。

真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
爲籛，爲翎長尺餘，入鎧甲則籛去，而箭留牢不可拔。
五年，石晉言能發火毬、火箭。

臣按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
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
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爲之，硝之名見于本

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
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嘗
言其所爲兵用也。硫萬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
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
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
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
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
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
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
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

無間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烟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目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

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為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四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以方畧授諸將先關兵崇政殿引陳著為攻擊之狀刺射之法且令多設強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纔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臣按此前代用弩取勝之效

真宗景德元年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撻覽

臣按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成和者撻覽一矢之功也

熙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縻爲身檀爲身鐵蹠鎗頭銅爲馬面才府解索扎絲爲弦弩身通丈三尺二寸兩弭各長九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弭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玉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没半籥有司并箭奏御詔依式製造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發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

又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爲式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

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內帑遇有關支奏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造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趾弓鎗有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鴈翎

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黑漆銚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頭盔水磨鎌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馬赤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新樣者又不止是臣考漢之史臣稱頌宣帝綜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之事然亦上繫

朝廷之政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者。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踰三石弓。施二十矢道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爲克敵弓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臣按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蹶張之難之語。則克敵雖以弓名。其貫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莫不以弩爲中國長技。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思馬因倣而爲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度者。

八編類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六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
也有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千四井有戎馬四四兵
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
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之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亦至駟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駟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術文公也其卒章曰靈

雨既零也落命彼倌人也星見言風駕說此舍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也心塞也實淵也深也駟牝三千

臣按謝枋得言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實不尚高

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

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萬歲而用之哉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魯頌駟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駟駟腹幹肥牡馬在坰

白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黑有皇黃白有驪純黑有

黃白以車彭彭盛貌思無疆深廣無窮思馬斯藏善也其二

章曰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蒼白雜色有騶

黃白有騂赤有騮青以車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

才也才力其三章曰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

騮青驪驪曰騮今連錢駟有駱白馬黑鬣有騊赤身黑鬣以車

繹繹不絕貌思無斃厭也思馬斯作奮起也其四章曰駟駟

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陰白雜毛有駮形白雜毛有騮

象在骨而白有魚二日白似魚以車祛祛疆徒也思無邪思馬斯

祖也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質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

知其價一曰戎馬供武事二曰田馬供田獵三曰駑馬下材而供

者凡事皆有物賈材有美惡價有高下綱惡馬馬不馴者以索凡

受馬於有司者謂技人之屬受馬者書其齒毛與其價

書其年齒毛色及價值。馬歿，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或者償之，更償也。旬

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歿者，割其馬耳入官，見其實歿，就以其皮肉

筋骨來償，不計價。其外否。十日之外，則不取馬及行，則以任齊

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在載之，輕重道里，遠近別識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若有馬訟，

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蠶。

鄭玄曰：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

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

傷馬歟。

臣接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

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創歿，賠償如故，而西

北之邊，苦之尤甚，請自今以後

朝廷酌為申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

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

坐以違制罪。

校人馬官掌王馬之政。謂差釋乘養之數。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

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日乘，一師四圍，養馬日圍。

三乘為皐。馬十匹，二匹日乘，一三皐為繫，馬三十匹。

繫一馭夫。中士一人，主之。六繫為廐。馬二百匹，六匹廐一僕夫，上士一人。

六廐成校。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馬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分左

右。

八編類纂

右 駑馬三良馬之數 大馬其五皆良為駑馬一物獨三倍良馬之數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二種凡馬特 馬 居四之一

吳澂曰閑猶闌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校

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馬也三

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臣 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

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

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

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

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譬

則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

春祭馬祖執 物 駒 馬二歲 夏祭先牧 始養 駒 馬者 頌馬攻特

秋祭馬社臧 善也 僕冬祭馬步 神為馬之害者 之馬 見成馬講

簡 馭夫 馭津者

馭馬 趣養 者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 音稅 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臣 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遼饑渴之宜順勞逸之

節辨寒温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

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房八月之後陽在地

中則在廐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主賈者二人徒十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

于校若馬死則使其賈鬻也之人其布泉也泉即錢也于

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來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

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

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

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

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

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日務

農種穀牧于坳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為

草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

請一切復之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馳句

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

句圍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

上為驂六尺以上為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廐始牧夏疔也馬冬獻馬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聲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犢舉書其數

陳澔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戎僕也及七騶咸駕載旌折羽日旌

旌龜蛇日旌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即夏楚也北面

誓之

臣按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

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取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溫廐刻剔毛鼠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間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

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故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秦之完。有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桓鬻爲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麤。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麤氏之祀。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駘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馬。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華。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筴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千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
萬匹

孝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什伯自什之間成羣乘犢牝
者攢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
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
關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

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馬錢少買馬難得廼著
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
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
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橐桃居塞則致馬千匹

于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凡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

闕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于涇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有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騄，五曰馱駒，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

爲二廐一日祥麟二日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廐卽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日保樂二日甘露三日南普閏四日北普閏五日岐陽六日太平七日宜祿八日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卽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間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志始曰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肆之田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其岐幽涇寧也蓋騰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爲蕃成至

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牧放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制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臣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瓖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離一游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力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甚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臣按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請下戶部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

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閒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厰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佑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駟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
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
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
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
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
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
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遠西河大畜
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
而生息乎

世按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
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
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葱雜處之以
汗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
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業亦云駟駒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
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
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

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

按我

朝中國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

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以爲操習豫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爲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爲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

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推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測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其地率多閒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以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

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立爲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爲俵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

馬法始此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國馬與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

日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爲有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歿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旨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

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二等。以上下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有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畱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史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此弊不可
不亟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
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順
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
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
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
輸如故况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
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
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
役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
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

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
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
既有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
憊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
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歿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
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
歲增而供給愈難歿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
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
爲甚朝廷建國于北籍此數郡以爲根本而
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爲之極卹可乎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

臣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其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

祐之改轅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極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臣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

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生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番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湏。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設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遵勗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駟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上民。非若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秦狄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是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爲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也迨至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棧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

本是无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調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以給食廐囿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嘆曰太宗在大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瞻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

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其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卽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

之市於夷者乎。諸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備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馬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左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

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

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未及遺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舊皆有者而今爲人所侵欺理沒者咸復其舊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

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
原先有無草場，及設官空閑田地，并可爲草場
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若
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
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
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又不拂乎民情，
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卽一
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卡，羣長十人，馬千匹，今
卽就五十之中，擲其鄉村，相去遠者，或十村五
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

十家爲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日者，一
人爲廐長，年老者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廐
率，每廐各設馬房倉囤，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
之候，廐長編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禾若
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
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
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長及者，計畝而收之，
倉囤之中，稗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箕，卽以爲
糞，芑之用，按日而出之，歲洛具數以聞，于官，若
其馬死，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

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灰未償之馬五分
獨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日
用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爲
養馬之式錢板以示之則牧養有道矣舊例凡
羣頭管領騾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孽生駒一
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騾馬十
匹止取孽生七匹某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
闕之數其有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粗來
易每廐兼畜驢騾以馬爲準牝馬三十畜牝驢
一牝驢所生或驢或騾其數報官爲造車遇

有般運官物計於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
戶借用者德按日計備收以爲餽飼之用每季
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大僕寺
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
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
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
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
意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疲與老弱羸疾
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
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

準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歲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餵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日親行點視艸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

領芻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顧借與人削減艸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

比胡馬為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當
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者。
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
飼餼宜於邊城中擇空閒地為廐。置長槽。或十
或五。言其廣狹不為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
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陳
者。專以餵養。置木圈以貯草支大鑊。以煮料。每
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
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
番收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
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養免
賠償之苦矣。

簡闕之教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謂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陳平其列以爲陳。如戰之陳音陣。辨鼓鐸鐃鑼。鑿鑿之用。以教坐。伯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中夏教芟舍草止也。如振旅之陳。羣吏撰數擇之也。車兵車徒

卒步卒讀書述事爲書。契合驗爲契。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下。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像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

為諸侯載旂為交龍軍吏載旗為熊虎帥都謂孤卿載旌

通帛鄉遂載物雜帛郊野載旒龜蛇百官載旗鳥準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

田之法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前期先大閱羣吏謂鄉帥戒衆

庶修戰之虞人之虞澤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田之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

鏡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質明天正弊什旗誅後至

者什旗而後乃陳陳列車兵步步如戰之陳皆坐使坐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中軍以輦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

植所車徒皆作起鼓行羣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乃

止三鼓掩其口鐸羣吏幣旗又什車徒皆坐又三

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驟聚足徒趨及

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徒走速及表

第四乃至鼓戒三闕鼓以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

鳴鏡且卻及表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

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

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

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

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圍之類每歲

仲冬以後

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臣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

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為僭行之

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每歲仲冬請

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

能以賞罰升黜之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香

以為防田之置旃旌旗以為轅門即車以其以葛或

覆質質樞也以為築門中流房握謂兩車軸頭

寸御也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馬

候蹠發足揜禽旅揜取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

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以蒐狩以習用武事假艾蘭之艸以爲防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毛布覆門臬恐傷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其能御也車徹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蹄則欲其相應禽之羣隊則欲其不遺若是御者不失其馳射者關弓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

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迎降也戰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戮幼穉也田雖以得禽爲上而戰則以能射爲先故於頒禽之際又以射爲去取焉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也周王入

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也

其用未明見於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資才

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價也公曰可矣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戊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于

城濮文之教也由晉年以文德教民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名且

撫其民分貧貧乏者分與之賑窮窮困者救賑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長育之

養老疾老而病者瞻養之收介特單身者收錄之救恤災天患人宥

也孤寡赦罪重罪輕罪詰姦慝舉淹滯而有才德禮新羈

方新叙舊勳祿勳合親九族之親任良物事官量能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好結於邊疆

忍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

任之為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

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

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

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

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

八續卷之五
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
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
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
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
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入乘進退名曰乘之而東
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乘演
之爲八入六十四也所謂驅劉即武帝時太初
二年令天下五日之牒也牒者劉劉殺也蓋欲
申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爲禮也

臣按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
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
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
遺制本闡元禮儀注而增損益之以爲一代講
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右禮以講武事
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
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
幡展兩旗稍所以俟角吹手大角一通諸權皆斂人

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
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
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左校
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
一通皆捲幡攝矢弛弓匣兩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
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宋太宗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
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裹以
氈屬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卽槿之取其不避者又以
木挺爲馬過施諸韋稍俾乘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
分算級以選隸之自是師旅皆精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
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
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
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爲上等艱於引
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
而選隸之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
弛而爲講校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譟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光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臣按秦人以講武爲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爲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懾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禮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置設屋構行宮其後之東武材爲廣塲憑高

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諱且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旦三千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馘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批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各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習務令解鑿以弩弓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祗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子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沈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益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八堅爲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耐堅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阜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卽於城東支

營在城東者。卽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側。新紫羅衫。紅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蘇軾進策於其君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疲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

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劔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臣按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爲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費。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者爲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

斗。其他技能以此爲準。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旣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訾，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衆退避，不可得已。是則軍士之中有才有爲者，爲上所用，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倡者矣。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曠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

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檀木為車煌煌解

貌駟驪駟馬白腹彭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作亮

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也且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

事有虞氏圖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

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

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

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

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鷲禽之擊羣小雛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者哉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

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陳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

大祖始大師兼官皇父整我為宜王六師以修我

戎兵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尹氏命

八經類集 卷之五
程伯休父周大左右陳行戎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就緒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一旦用之必安詳開雅老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風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楚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楚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者謂卿大夫皆賀子文

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於是乎蒐治于彼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

郤穀可臣唯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

年七年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

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殘慢慢士以明

好惡順彼遠方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為將孫卿即荀子曰知

莫大乎棄疑不用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

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

慶賞刑罰必欲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徒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

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吾所明無

道吾所疑術六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無

怠勝而亡敗權二無威內而輕外權三無見其利而不顧

其害權四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恠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三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

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

謂至臣謂為臣之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凡百事之成也必

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

幸敬謀無壙與曠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

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慎行此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則通於神明矣

則通於神明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
亦
芳
名
錄

卷
二
三

三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將帥之任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又曰夫能刑上。宥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音俾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抱端。奈何無重將也。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六
兵曹類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臣按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爲國之輔而不知將亦國之輔也蓋國之有將相如人之有兩手鳥

之有兩翼關一不可相得其人則國體正而安將得其人則國勢彊而固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宅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光武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木能御史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知退若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臣按趙充國旣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

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情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勸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蘇軾曰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

亦恐難施
於後人矣
無此又恐
籍為口實
似非策

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瑒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寇皆厚之以開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關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損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是以當此之時備邊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可○信○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

此故也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也之弟楊干亂行亂行陳於曲

梁晉也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于授僕人書公

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使臣爲此斯司馬司馬之官臣聞師

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會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
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
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
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
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
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
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
之健鬪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
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畧而明於授任
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
病傷而恤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
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爲之
致禮極懽以消其怒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晟李進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為所并乃

此故也以上總論將帥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也之弟楊干亂行亂行陳於曲

梁晉也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

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為此司馬之官臣聞師

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會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跪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吾子之誅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直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敬曰日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留後問竇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臣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歿而宋祖江左卽平設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

終不白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

蘇洵曰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以上言駕馭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古人謂關西出將卽此地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梁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
中出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
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
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
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
求焉。今宜立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
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
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爲邠寧帥
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誠援古據
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
之道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
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
管軍臣僚遮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
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

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

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

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耻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奧煩碎之事。爲問故人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反藩鎮大臣於文武營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三二人仍

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旣而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其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勵。且以觀其能否。馬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

蘇洵言于宋仁宗曰。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

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高宗時。校書郎汪徹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鷲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授以權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

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

職使之習練

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措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卸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

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

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以上言選用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

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旣受

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鑿靈龜卜吉日以受

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

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

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

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

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

臣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與太公問合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蓋古有此禮也。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

直念發得
真故謂諫
如轉圜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會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符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宣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鞞以卑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承王命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豈可以敗。其後景監

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元和十一年高靈鶴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甚。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臣按劉承偕以驕縱激變劉悟爲彼所囚。裴度請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悟集衆斬之。欲以此收

藩鎮心如無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竊以謂承偕果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惡。俾劉悟遣人送詣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偕太后之養子也。誅之則傷母后意。奈何。曰。帝舉承偕。罪惡反覆。爲太后言之。曰。不誅之。恐激成禍。亂爲宗社憂。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命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

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恩便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故所向有功。

二樞密亦賢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貶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與律

并坐監軍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如此賜何庶乎不誣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

八續類纂 卷之六
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
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
食賜賚殊異遣還

臣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
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
大久其官而責其成

太宗太平與國中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
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
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
其書付業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畧固不求其備
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
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
嫌微勞盡甄則無缺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
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禱祭而親諭能等可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

八續類集 卷之五
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畧其細故不爲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

士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神宗元豐中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請執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以上言委任

出師之律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往征禹乃會徵

也。羣后誓戒也于師曰：濟濟和整衆盛之貌，有衆咸聽朕命。蠢

動也無知之貌。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甘誓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王曰：嗟！六

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子丑寅。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車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始擾亂也。

天紀遐遠也，棄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也天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山名。

岡山脊也，玉石俱焚，天吏逸過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大也。

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湯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格至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與也。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
茲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
士其尚迪也果毅以登也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也于六

步進七步乃止齊齊焉夫子勗勉哉不愆于四伐擊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尚桓桓威武如虎如貔執夷如羆如熊于商郊弗迓

也迎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也奔走執豆本籩

豆竹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

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為由親而尊戶竊以謂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

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

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

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為先後哉

底至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罔惟有

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宣王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

南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進之厥虎臣闕奮怒

貌如虎自怒虎鋪布也敦厚也淮濟仍就也執醜虜截不可犯之

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

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大征徐

國

其卒章曰王猶道也允信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違也王曰還

歸班師而歸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

馬被甲音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相也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

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九命也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彤黑也矢百旅黑也弓矢午黑也柅黑也鬯香也一卣尊也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遠王也。王
憑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也愷樂歌也以入於晉獻俘獻

俘授數也馘所截耳飲至飲酒告至大賞大行賞徵會召諸侯

計貳計有二心者殺舟之僑齊河先歸者以狗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殺顛頤頤負

羈補瞞姦命及丹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二十年八年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

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爨鼓祝奉
以從

臣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
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
示不專也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
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
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瓌未嘗遇害不識正部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
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
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
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
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
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
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
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
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

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
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
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
爲寡兵法所忌臣願陛下勅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
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

臣按先儒謂世之爲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
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
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
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
王尋符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時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爲累爾。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七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戰陳之法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行也道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檠歷錄然文章之貌

梁輶上曲鉤游環鞞環也脅驅亦以皮為之陰揜軌也鞞以皮

為鑿續消白金以沃灌文茵車中所坐暢長也鞞駕

我騏驎文馬左鼻足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

車宮之長

革路

輓之以革而漆之

龍勒

以龍文飾馬勒

條

讀為條

纓五就

其樊纓以條絲飾之而為五匝

建太白

殷之旗名

以即戎

車僕掌戎路之萃

猶副也

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

猶屏也

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事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

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厨養樵

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

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為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二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

輿後橫木

四尺謂之一等戈

秘

柄也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

著戈於車

崇高也於軫四

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

尋

八尺

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

倍尋崇

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酋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

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戈長丈二。戈、戟、矛皆插

車騎之旁也。

臣

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

之矣。然後受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

受。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以救。

長。今此戈、受、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

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也

我車。懼其侵軼

也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也

冠而速去之。君為三覆

也

以待之。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鄭大夫

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殪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袁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樂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爲

二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

而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

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

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爲

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臣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

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

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

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 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

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橐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郟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也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群狄于太原崇

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百增

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步五乘為王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

為五陳即兩伍專參偏也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魚

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

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

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

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

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做此以今法參用

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

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

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

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孺之請矢可以無

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為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至

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手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太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于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陘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

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

唐大曆中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卽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布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而卒不見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未聞以車戰取勝况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簾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入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臣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
恐未必皆宜

魏勝制爲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瓊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韜重
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前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
陳則出騎兵兩嚮掩擊拔隊追襲少却入之間稍憇

進退俱利何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
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陳圖夫入宮之位正則數
不僭神不忒故入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
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
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
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按其後列弛張則二廣
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五按陳法說者謂其爲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

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爲圖，或筆之於書，可致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四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夏官中憲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於其下。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菱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戴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屬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爲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虜寇舉日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左傳桓公五年王

周桓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

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為偏司馬穰苴

兵法之文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宣公十有二年薦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

左追蓐

在左者追求

前茅慮無

茅明也在前者

明為思慮其所無之事

中權

中軍制權

後勁

後以勁兵為殿

百官象物而動

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攻不戒而備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為思慮所無之事

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為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子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

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
赭丘宋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鵝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鶴鵝皆陳名

臣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鶴鵝卽物以為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彗弩節如發機
紛紛紜紜闐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

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說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爲大將平蕭銑於江陵獲輔公柘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大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

書豈其然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卽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侯軍各一軍爲二虞侯

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入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采古之法酌命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宋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其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上分一軍爲數替將

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柔直守南劍退范汝爲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

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覺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休之法璘之疊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爲定法預分其人爲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爲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其士甲其

人爲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知之別爲暗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爲無患也吳璘謂其疊陳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

以上陳法

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已濟河

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徃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

舟餘皇。

或作艦
舟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者始此。

哀公十三年，吳徐承

吳大夫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

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旣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潛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噫當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竊以爲船謂之樓其質必大所費益不貲也請凡爲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爲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况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况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猝辦賊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決矣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遺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

曰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禦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燭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枋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惟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爲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圍方百餘步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

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爲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於舵樓之下亦寘盤針蓋凡舟皆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爲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師宋主然之遺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繩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爲嚮道。旣克池州，卽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而江南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爲險者，我若得

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爲浮筏，蔑不齊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勇者。平旦，虜以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皆每絕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旣爲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沿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

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弱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木禦宋人夫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欲楊太公一名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橦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繫一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歿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蒭葉與竹篾則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

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舟師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聲踊躍。坐作擊刺之狀

用兵。戈戟之屬土國城漕。衛邑名我獨南行。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

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

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

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

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埘。埘塋墻而接曰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

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

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

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

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

體群臣也。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薇亦作止。生出地也曰歸

曰歸歲亦莫止。晚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

也。暇也

啓也。居獫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柳蒲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雪其行道遲遲。長遠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荇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荇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五按先儒謂荇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使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所以降為國風也。噫。人君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待其民。必母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平靡國不泯。滅民靡有黎。黑具也。禍以熾。

灰於乎有哀國步也斯頻也急蹙

其三章曰國步蔑也資也天不我將也靡所止疑也定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也誰生厲也階至今

為梗也病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土也我生不辰也時逢

天憚也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也瘠也孔棘

也我圉也邊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歛轉

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椁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墓具祠以少牢長吏視塋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塋吏士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絹三匹復三

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破傷者給贈屬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遏盜之機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胥胥博盜之事以施

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五曰擣邦。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臣按八者之中。邦汙。邦謀。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擣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爲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爲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爲邦誣者。詭言以惑衆。爲邦賊者。搆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猶校也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廬之屬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

橐與析同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其飲食樹爲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橐之聚擊橐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冠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侯館侯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此而肅其守衛焉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堂堂天朝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爲小事故不以聞蓋

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臣請嚴敕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內有盜賊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寇暇。俾以必獲爲期。二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后。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爲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即搗鼓。舉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

之以抵其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河水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軍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知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偕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具。就俾就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赴驛。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此遞送至交接處。遇有回車。仍領順護以回。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

患商宦無畏途之憂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

城宿謂宿衛

互櫟者與其國粥

謂養也

卒而比其追

逐寇胥讀為

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

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

互唯執節者不譏

察也

臣按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
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

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

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决有不能者

今各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

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一城之大

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

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

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

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

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

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又於

該轄地方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賃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冊。就於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爲衆信服者。奏聞。以爲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爲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參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倣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

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

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不失爲愛天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豫

蓄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卽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爲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爲符。預以遍告。

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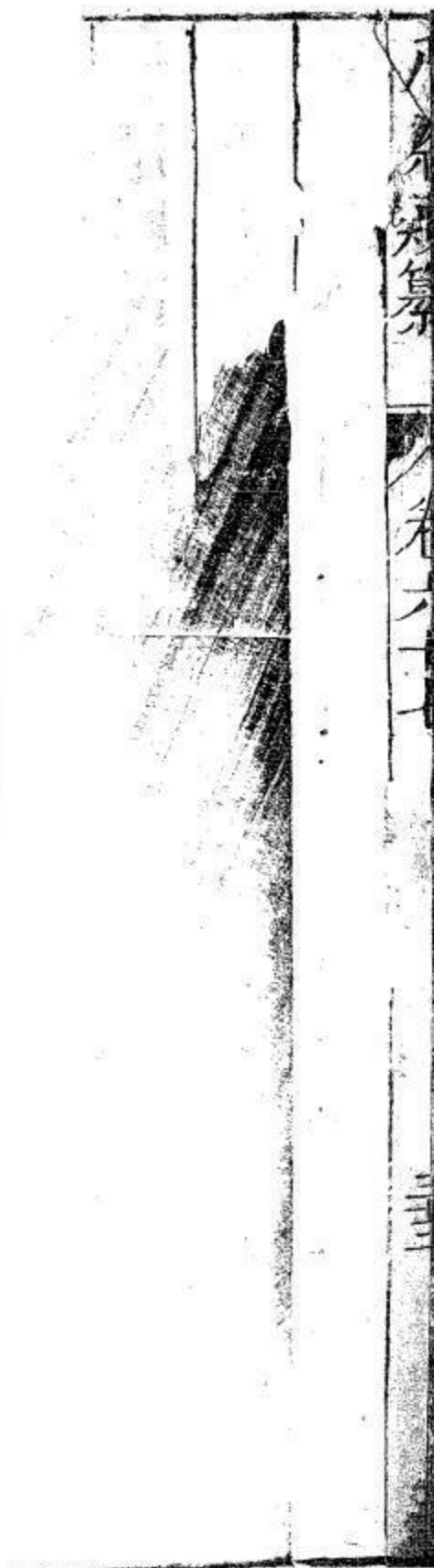
衆皆從之乃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北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二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

率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徃徃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詰盜發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爲良民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
鼓鼙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卽家召敞
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八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過盜之機

張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廡，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也。

內官

封諱徐奉等爲

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

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十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諱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臣按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

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一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

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凡市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一加慰撫。宜分郡縣爲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

臣按今宜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

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卽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於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遠東浪處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

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建德。郟人張金。稱修人。高士達。皆聚衆爲亂。所在群盜。徒衆多者至萬餘人。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州者六年。屢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請令吏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詰等作亂。推糧料叛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詔集亡命。陷宿州。城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旣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乃驅人爲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會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會失信而已彥會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

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于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取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善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古今盜賊
只仗百姓
百姓只苦
重斂

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
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
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
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安稱
齊帝改元金統

臣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
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
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
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
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
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
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
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
不爲身家計乎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詢事
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
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

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邛州牙官所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寃遂大罵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爲之者亦有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材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乞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乎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日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歟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歿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鬪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逸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常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王小波中流矢歿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誅知益州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

爾歟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盱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盱與劉盱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盱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寃，則李均

反牧守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龔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刺張巒卜吉，主其謀，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

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宣尉使
平之。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卽
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頗
讀史傳粗知典章因此張大胃膽遂生權謀每往往
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縱無成謀
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
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
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
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
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
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
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
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
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
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
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爲朝
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

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歿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臣按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顯顯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

臣

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勅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

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中
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
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所幕官以爲將帥以
爲方面夫然則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
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
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
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
也。

趙贍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擊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
爲最急務。而政府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不
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
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
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
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
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
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
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卽吾無責
也。今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卽吾無

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

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臣請自今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堂山要害處卽議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任其工以次第爲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爲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

異時爲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爲陪輔。其在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爲

帝鄉與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請於

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

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林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勗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以誅勗爲名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鬻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東

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承認罷之吳民大悅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秦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按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於士誠皆鹽徒也爲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秦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

招則其來遠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
愁怨、思亂、樂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
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
兵、以紅巾爲號、旣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
臯、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以上過盜之機

臣

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

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
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
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
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
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
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
亡、海內無復足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
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
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
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

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事、一語犀利而精、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郡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戾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擗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擗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

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
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
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徃徃招其渠帥
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
則曰與其餽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
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
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
首旣已負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
顧簡節而疎目則徃徃窮支黨而治之迫脅
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劍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逖遯山海脫身而求
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
於窮治

賞功之格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昭令
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旣設一朝饗之

司勳

掌功賞之官

掌六卿賞地

賞田也

之法以等

差也

其功王

功曰勳

輔成王業

國功曰功

保全國家

民功曰庸

常也

事功曰勞

勤治功曰力

強有力者

戰功曰多

多也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

日月爲常

祭於太烝

冬祭日烝

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

其貳本副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眠

視功功大者重其賞凡頒授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

其一功臣唯加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勲焉禮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飲至

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勲勞於策書之上所以

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賞其仕其人能靖者與

有幾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

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

賞者士之所死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臣乞

朝廷下文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為定式

人編類集
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效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爲之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會臨陣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陞賞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參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

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旣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歿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叅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鄒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叅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矣軍亡

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叅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叅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于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藁街。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機傲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爲郅支本亡。

遜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
衛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
復錄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衛於郅支
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陳瓘謂衛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
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
易其正議烏用避嫌爲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
爵而使房闔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大夫

可耻也。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
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
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
古人之心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
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

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天下分

裂各相為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

日爲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濬不受詔旨設渾受詔而卽發其符符未到而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而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

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彊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遑歟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歿聽免歿爲民初丕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干烈俱受不歿之詔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

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
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
雜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
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彞父子
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
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
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

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
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
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
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
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
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
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
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
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
安其分。遂皆悅服。

大祖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爲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今或捧瓜一噐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其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假虛名以佐實利虛實交相用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酬之其用重矣。

臣按贄此疏有唐一代賞功之格爵號者今公侯伯之類職事者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勳者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散官者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分爲四今日惟三類焉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

中又分爲等第，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又聽以一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

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漸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之法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